

# 傅斯年的故事

那廉君

## 潘貫筆下的傅先生

民國六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是傅斯年（孟真）先生的八十二歲冥誕，過去我雖曾寫了不少有關傅先生的文字，却很少記述他的故事，謹就筆者追隨傅先生工作期中所記憶的有關傅先生的故事補述一二，雖說是故事，却可以從這些故事之中看出他的為人處世和生活的梗概。

傅斯年先生一生廉潔自守，毫無積蓄，尤其是到臺灣就任臺大校長以後，立刻辭去了立法委員，只靠臺大的薪津過活，而當時寄居他家裏的人不少，生活的困苦，可想而知。但他從不向旁人訴苦或抱怨，有人建議他應該向省府（當時臺大的預算列在省政府）申請列支校長職務的「特支費」，也被他謝掉了。所以他去世之前大約兩三天，很想到螢橋去吃一頓烤肉，曾向他的夫人提起，結果却由於口袋羞澀，未能如願，傅夫人對此，始終引為憾事！

傅先生去世之後，不少人用輓聯、輓詩或輓辭稱頌他的品德和學問。記得當時臺大的化學系主任潘貫教授（也已去世），曾撰了一副輓聯，文字方面，雖然稍欠工整，但下聯最後用了「兩袖風」三個字，可以說是傅先生一生清苦的證詞

或寫照，因為他一身之外，所留下來的只不過是一堆書籍而已。至於他治學的淵博，我在這裏勿庸多談，只記得當時臺大的代理校長沈剛伯教授曾經寫了一首輓詩，詩中有：「亦莊亦墨亦申韓」之句，不意竟有人說這句詩含有譏諷傅先生是「三教九流」的成分，事實却有不然，因為這七個字正足以描述他的學問的淵博，綜合了諸子百家，也做到了他一向所崇拜的胡適之先生所說的「為學要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的治學精神，絕不專鑽牛角尖。這是題外的話，屏開不談，下面還是就我所記憶的談談他的故事吧！

## 攤上食客路邊下棋

首先要談到傅先生是一個不拘形迹的人，和他嚴肅的外型，恰恰相反。民國三十八年一月他接任臺大校長以後，住在福州街校長宿舍，晚飯過後，常常到南昌街一帶散步，許多商店的老闆和店員們都認得這位魁梧胖子是大學「總長」（校長），對他非常尊敬。提起他們對臺大校長的尊敬，却有其傳統性，因為日據時代，臺大的前身「臺北帝國大學」的「總長」和當時的「臺灣

總督」的身價是相等的，所以他們尊敬「臺灣總督」，當然也就尊敬大學的「總長」。聽說日據時代，人們走經「總督府」的門前都要行禮，我沒有親眼看到，不敢確信，但我在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到臺灣大學以後，却發現有人走經校長室門前，儘管屋裏面沒有人，也要雙手撫膝，向大門鞠了九十度的一躬，這樣隆重的敬禮，當時我每天可以看到很多次數，但很快的便又消失了這種尊敬的表示。

大家對這位胖校長如此的尊敬，可是傅先生從來不擺架子，樂於和他們接近，所以南昌街兩家書店的老闆成了他的朋友，同時也就是這兩家書店的好主顧。寧波西街夜市的餛飩攤子，他常常去光顧，路旁擺棋的地攤，由於傅先生一向喜歡下象棋，常常蹲在地上和他們走上幾盤，我常常勸傅先生何必和他們爭勝負，他總是表示：「明知我無法贏他，但我總要明瞭明瞭他們的棋譜究竟是怎樣的變化」。

## 關於病與食的小事

由於抗戰勝利後，傅先生在美國養病（高血

壓)時，醫師對他曾有少吃甚至於完全不吃鹽類的告誡，所以他回國之後，從南京到臺灣，每餐只是一碗白飯，配上一片西瓜或木瓜，可是日子久了，難免叫人無法自己控制自己，自己虐待自己，所以常常自己謀求解決之策。例如他每次出去開會或接洽公務回來，常繞道館前街或公園路口買一大堆山東煎餅或肉包，拿回學校，請同事

們吃，當然他自己也要暫時開禁。當時臺大尚沒有較大規模的餐廳，我中午總是買麵包充飢，另外有一位李緒先秘書則帶便當。有一次下班之後，我和李秘書在秘書室午餐，這時傅先生正準備回家，從校長室出來，看到我們在吃，於是走了過來，右手拿了我的一个麵包，左手取了李秘書便當盒裏面的一塊滷肉，「麵包夾肉，正是很好的三明治」，邊吃邊說，笑着走了。

又一次傅先生從體育場看運動會回來向我說：「糟了，剛纔我在體育場就魚攤子吃了一碗魷魚羹，把烟斗丟在那裏了！」我說：「這好辦，我去取」。但傅先生一面阻止我前去，一面說：「還是我自己來」。結果

真的他又去了一趟體育場，把烟斗取了回來。自然從校長室走到體育場，也有一段不算近的路程。後來有一個女同學告訴我，當傅校長去取烟斗的時候，却又再補充了一碗魷魚羹。

以上所舉的幾件有趣的事，無非是說明傅先生的不拘形迹，未把校長的職務看成政治官。

### 體胖的幾件趣聞

由於傅先生體胖，也常發生有趣的事情。記得抗戰期間，一位社會學家陶孟和先生(傳說業已去世)說笑話，他說：「傅孟眞若是唱平劇，扮曹阿瞞，不必穿厚底靴子，也不需要穿棉坎肩，更不必在臉上擦白粉」。另外還有一件笑話，也是在抗戰期間，傅

先生和考古學家李濟先生(當時任中央博物院籌備主任)同船由四川宜賓到重慶，當時的小火輪，沒有房艙，更談不上官艙和大餐間，臨時情商兩個船員把他們自己的舖位暫時讓給他們，但房間很小，兩個舖位距離又很近，而同房間尚有五六個舖位由其他不值勤的船員們睡用。一夜過去，第二天清晨，這兩位胖子互相埋怨，他說他打鼾打得太大，他說他的鼾聲更響，後來其他船員告訴他們，兩位先生的鼾聲都不小，吵得我們一夜未能睡好。

傅先生、李濟先生和另外一位裘善元先生，有一次同在重慶參加一個宴會，宴會結束後，主人特別替他們雇好了三乘「滑竿」，六個抬「滑竿」的工人守在門前。第一個走出來的是裘善元先生，工人們看見是一個胖子，大家都不願意抬，於是互相推讓。第二個走出來的是李濟先生，剩下來的四個工人看看比剛纔出來的還胖些，彼此又是一番推讓。等到傅先生最後走了出來，所剩下的兩個工人一看，唬了一跳，比第二個胖得更厲害，兩人扛起「滑竿」拔腿跑掉，弄得請客的主人很尷尬。

還有一次，傅先生在昆明乘坐人力車，大概是從拓東路到蕪花巷的住所。昆明的人力車夫，拉起車來，總是飛快的跑，和長沙人力車夫的斯文慢步，正好相反，如遇到下坡路，總是把「車把」用胳膊一抱，兩腳懸空，直衝而下。這一次由於傅先生又胖又重，走經逼死坡(南明時代的一個遺跡)，那是極大的斜坡，車子急速滑下，滑得過猛，於是車子翻覆了，車上人掉下來，



傅斯年先生在台大校長室處理公文時的神情

車子也摔壞了。可笑的是車夫不但不表示歉意，反怪乘客身體過胖過重，要他賠車子。

### 大炮與吸烟的幽默

傅先生有時候也很幽默，記得他剛到臺大的時候，第一次舉行行政會議，有一個學院的院長談到「我們日本時代」如何如何，傅先生立刻幽他一默，向他重複了一句：「我們日本時代！」

這時在座的人全都笑了，只有那位院長却始終沒有醒悟過來。又一次舉行九十幾個出席人的校務

會議，法學院的教授們向這位曾經被選為參政員而又是有名的大炮手開起連珠炮來，自然他應付得裕如。等到下午繼續開會的時候，這些炮手却被另外的一批炮手轟得不亦樂乎，這時候傅先生笑了，他說：「剃人頭者，人恆剃其頭，此之謂歟」？

傅先生不但幽默而且非常講理。記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抗戰勝利遷回南京的時候，曾以高價買到傅增湘氏所藏的一部北宋刊南宋補刊的史記，特別買了一個大號保險箱珍藏這部史記和其他珍籍，如敦煌卷子和蝴蝶裝的文苑英華等等。有一次傅先生把這部史記借到辦公室翻閱，準備寫一篇跋語，那時候南京正是溽暑的天氣，其時尚無所謂「冷氣」設備，只靠吊在屋頂上的大電扇來調劑空氣，可是這部史記已是老古董，書葉既薄且脆，很容易被風吹破，那時候我職司圖書，責任所在，看了這樣危險的鏡頭，立刻把電扇關掉，傅先生汗流浹背，但也無可奈何，只向我作了一個非常天真的表情，連說：「好，

好！」還有，傅先生喜歡自己走進書庫找書，書庫規定不准吸烟，有時候傅先生忘了，忘記把嘴上的雪茄拿下來，只要我向他雪茄烟一指，他便會作出一個天真的姿勢，連說：「糟糕，糟糕！」滿講道理的。

### 紅燒肉炸丸子文章

傅先生作事，向來是一絲不苟，而且知人甚深。一個名賢的後裔，總想到臺大任教，但他硬是不聘！接任校長之初，發現他的好友又是老友的弟弟教書不理想，絕不顧慮的勸他自動辭職！又發現一位教授，絕無教書的能力，只好叫他做些行政工作。可惜的是傅先生在他去世之前，因為生病的關係，脾氣有些改變，因之大家都有預感而為他擔心。傅先生的喜歡發脾氣，大家都知道，其實脾氣發完，便算過去了，可是後來有些不同，首當其衝的是當時的余又蓀總務長（已因車禍去世）。自然，這是疾病所纏，我們不應該對傅先生有所批評，但可惜的是他整頓臺大的計畫，却剛剛做完了開宗明義第一章。

傅先生到臺大以後所寫的文章，由於他的眼疾（血管破裂），不能長時間執筆，大半是他口述而由我草草記下大意，然後加以整理，有時候摻入我個人的一些小意見，他看了之後，認為有道理，並不認為我在自作聰明。那時候我也住在福州街校長宿舍，常常在晚飯過後，他叫他家裏的用人龍嫂泡上一杯香片茶，然後向我用商量的口氣：「咱們dicatae一點東西好不好？」於是他一面用口來說，一面用手裏的烟斗作指揮，我伏

傅先生到臺大以後所寫的文章，由於他的眼疾（血管破裂），不能長時間執筆，大半是他口述而由我草草記下大意，然後加以整理，有時候摻入我個人的一些小意見，他看了之後，認為有道理，並不認為我在自作聰明。那時候我也住在福州街校長宿舍，常常在晚飯過後，他叫他家裏的用人龍嫂泡上一杯香片茶，然後向我用商量的口氣：「咱們dicatae一點東西好不好？」於是他一面用口來說，一面用手裏的烟斗作指揮，我伏

（注）dicatae 係在中文中用通斯二字不用通辭了。材才二音在中文之口。

傅斯年先生手稿墨蹟

在案上好像是在作兩人會議席上的記錄。但這樣一寫，有時候連續到兩三個小時，直至深夜。記得我最後替他記錄的一篇東西，是他為臺大「大一」國文課本所寫的一篇短序，這篇序言很別緻，全是用菜肴作比喻，所以「紅燒肉」，「炸丸子」……一類的菜名都包括在內，乍看起來，好像是一個菜館的MENU，可惜這篇文章，並未完成，而且底稿現在也不知去向了。

### 關山千里的大箱子

回想對日抗戰開始後大概半年多，我從長沙到廣州，由廣州到香港，準備從香港取道越南海防，進入雲南昆明。那時候傅先生也在香港。我抵港後第二天，到九龍彌敦酒店看他，他非常高興的對我說：「你來得正好，這裏有一隻大箱子

，請你替我帶到昆明去」。同時又叮囑我：「箱子裏面是很重要的東西，可以說是我的生命，務必妥為保管，不要遺失」。我小心翼翼的攜帶這隻箱子過海存到我所住的美洲酒店。一個星期過後，當我啓程去昆明的時候，就開始為這隻大箱子服起務來。

當時從香港到海防的輪船票很難買到，我加入了西南聯大的教授團體，由葉公超先生率領，纔得到了一張「小廣東」輪的航票。上船的時候，又因為找不到電船，捱到很晚纔登上「小廣東」。一夜一天到了海防，我把這隻箱子連同我的不少行李送到天然旅館。在海防住了兩天，第三天清晨搭上滇越火車北上。滇越火車全程要走三天，白天走晚上停。第一天停在老街（叢山峻嶺的中越交界處），第二天停在開遠。在老街和

開遠停下來時候，不但乘客要下來，連乘客們所帶的行李也要搬下火車，第二天黎明再搬運上去。可是這兩個小地方的旅館太少，經常客滿。我那次到了開遠，雇人替我担行李找旅館，東找西找，家家沒有房間，幸虧替我担行李的那個越南小伙子，靈機一動，領我住進一所規模很大但空若無人的法國醫院，纔解決了當天住的問題。

等到在昆明住定下來，這時傅先生也到了昆明。在我們從昆明城內遷到北郊龍頭村的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看傅先生正在清理那隻大箱子，於是我隱藏很久很久的疑問，也就是這隻大箱裏面究竟保存着什麼東西的謎底，這時候終於揭開了，原來裏面所放的只不過是傅先生自己的一些文稿和許多紙片資料而已！

中外文庫  
之二十二

# 同光風雲錄

邵鏡人著 定價伍拾元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本書評述清代同光兩朝人物，始自曾國藩，殿以袁世凱，共錄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駱秉章、沈葆楨、彭玉慶、李鴻章、鮑超、曾國荃、郭嵩壽、曾紀澤、張曜、蔣益澧、陳國瑞、程學啟、劉銘傳、岑毓英、張樹聲、郭松林、聶士成、吳棠、劉坤一、劉永福、馮子材、唐景崧、端方、李慈銘、洪鈞、張佩綸、張之洞、袁昶、翁同龢、陳寶箴、黃遵憲、譚嗣同、唐才常、秋瑾、丘逢甲、容闈、楊守敬、于式枚、梁鼎芬、詹天佑、王闈運、康有為、梁啟超、章炳麟、林紓、嚴復、陳衍、辜鴻銘、鄭孝胥、樊增祥、易順鼎、陳漢章、蘇玄瑛、劉師培、黃侃、趙熙、朱祖謀、王國維、吳梅、楊圻、張謇、袁世凱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及軼聞趣事，內容精彩，篇篇可讀。